

珂雪齋文集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第四十一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

珂雪齋集文集

普及本實價七角
特印本實價九角

撰稿發行者著者
總經銷者著者

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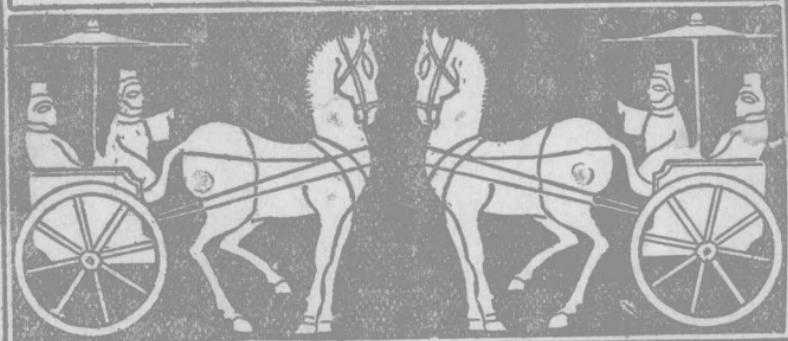
袁阿施貝

葉蠻中

上海雜誌公司

盧房存英道

廣州總店：上海總店
南京支店：永漢北路
雲南支店：大平路
成都支店：土主廟街
漢口支店：四四八號
湖湘興北路街



初版本 1—2000本

原书1缺页

原书2缺页

何疑於江議成將受事矣。而會公遷去議者僉謂今天下邊腹多事。何不卽賞公于薊牙開府之地。以少展其逸足。而今以貳光祿母。其以函牛之鼎爲羶雞用耶。愚謂當事者姑以此爲津梁耳。行且大用公。且公之屈也久矣。不大伸。何以酬大屈哉。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追思權門薰轍之時。寒燠惟其呼吸。赤側朝行。則寶書暮下。人有以是爲公地者。而公如不聞。遊龍輿馬自長安來。典衣奴子橫索金錢。不得則禍立至。人有以是爲公危者。公亦如不聞。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豈以脂膏易一官。然公卒以是詘。蓋至旣遭賈傅之遷。旋下敬通之詆。人固謂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及一轉盼之間。向之炎炎隆隆者。已化爲冷風。爲浮煙。况偃僂而稱掃門人哉。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以不用而鬱爲大用。今且津津乎未有涯。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王子方輩可以唾取要津。卽不然而與世浮沉。斂其強項之氣。亦不至濩落如往時。然公卽不濩落如往時。而求完其節。全其品。以伸爲今日之用。無有也。天道倚伏之機。人事去取之衡。亦可識矣。如公者。非百世之師也。歟。公之功名必且爲國之大臣。先祿其津梁耳。天子日重用公。日可俟矣。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享。此非人力也。南唐馮贊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豈惟事科舉卽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民輒公發富民廩爲盜。不可治。倅門吏皆公力搜剔。然奸猾山積。公爲民日以羸瘦貧次。骨然天變。人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爲可以稍行其志矣。而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訶。隨至以爲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圮。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袴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寘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於乙卯。夢人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試屢詘。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得已。乃宦侍公安。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贈東粵李封公序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於時。而甘沉冥者。其心超然出塵波之外矣。而猶必有寄焉。然後快。

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僅能勝之而已或以山水或以麴蘖或以著述或以養牛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爲真隱陶元亮之隱也差適矣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每泫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則自漢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洞先天之祕觀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點雪如火銷冰故能與造物者爲友而遊於溫和恬適之鄉彼惟不借力於物而融化于道斯深於隱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於樂矣樂生於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胥莫存其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窮處達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內不受物之弊鑑豈待排豁焉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東粵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唾取軒裳而竟不得大伸于時僅就一博士以老人固以此爲公侘傺而公暢然自若甫得一官而去之閉門偃息泊然無營或曰此質行長者也或曰隱君子也或曰此古達者也皆非也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其于休心忘累之境有所遇焉故終身淪落而無間死生無變于已而况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則近時之以道隱者公又一人焉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力戰於牢騷不平者哉雖然隱顯跡也非聞道不能隱非聞道

又豈能顯而能以道隱者必能以道顯者也特抱道者寄于用而不及展而稍稍見諸用者又矜於氣而不化假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用必大可觀近代文成一出功施爛焉性地之所發揮概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道在天下卽吾之精神在于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喆嗣置身鏡衡之司旦暮且陶鑄天下學公之學行公之志畢公所未抒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具于生前而榮華集於身後赫赫綸綺下賁泉壤卽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之終享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壽潘太碩人八十序

天子鄣之間數有人譚羽化之術且曰龍沙之期至矣所云八百人者散於天下而其主盟爲導師者今在新安萬山之中蓋唐宋間人也或隱或顯緣合者遇之予聞而異焉且疑焉曰眞耶幻耶是不必研踵繭足而至者可立決也至新安覓之無影響涉重嶺至婺源而主於去華潘君之舍去華有別墅名小桃源山水清勝館予其間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令我惴然怖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令我暢然喜久之若爲孺子可教也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

令我霍然若有所悟。十日之內，往復不可勝記。大略聆之，如牙頰之有丹砂也。如身在清涼之國，而舉胸中柴戟之苦，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浩浩焉不飲而酣適，不歌舞而暢快。蓋自有生來，予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去華曰：吾母今年八十矣。公來適興期會，緣也可無一言。予曰：予之來也，蓋欲有所遇而不意其幻也。然今則有所遇矣。昔淨名依於忠孝，今去華登朝，抗疏爲名御史，出而佐郡，爲良有司。歸而養母，嘻嘻爲孺子。慕其忠孝大節，如是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灑然而自得。忘苦而忘年，尙當于世上求之歟。是役也，予見世外人焉，并見易遷宮中人焉，不可謂不遇也。予不得更作世間語也，遂書之以爲祝。

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

邑中諸田，號爲大姓。有善人焉，是謂寅山翁。以其力食數百人，旁絕姬媵，生子十一人。十人者，皆能成立。其中又有善人焉，是謂近薇君。萬曆之二十四年，カルヒ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年七十矣。寅山翁固無恙也。稱觴之日，其皤然于上，神明邈然，望而知爲地行仙者翁也。冠進賢冠，雙鬢猶玄，顏若渥丹，目無旁睨，足無失步。于于然若有所慕，如孺子色者，近薇君也。或斑斑，或二毛，褒衣大冠，揖讓而前者，諸季也。高冠長裾，其來如林，踴躍于下者，君之諸子侄與諸孫也。諸子稱觴于七十二之父，已奇；七十者又稱觴于九十二之父，則又奇。九十二之父，精神

矯健與七十之子幾不辨則又大奇矣古言世德不言世壽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生也晚不習寅山翁事若近微君則固所耳而目之者寅山翁治家嚴君事之尤宛問安之頃翁如甘臥君以足嘗地始行翁老脫二齒君走太和禱於神齒復生人皆以爲孝感君雁行旣多百計訓誨以安親心少年負才氣可取一第竟格于數以明經爲邑博士久之名大起遷爲令數年後念老親在堂急解組歸蕭然無長物跡君行事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君之天性孝友口亦不自言人亦不必知夫某事孝人知之某事友人知之未忘膾也其事有涯其道屬陽陽則宣洩已盡其所得之名亦足償其實故往往無厚報若夫孝矣人不知其所以孝友矣人不知其所以友闇然而已其事無涯其道屬陰陰則翕聚不散故天常以隱福賚之所謂隱福益又異矣公卿將相顯福也眷屬團圓歡娛壽考隱福也世之公卿將相雖云炳耀然其所大不足者常在父子兄弟之間與夫壽命延促之中外若尊貴內實勞苦雖樂不眞若使父母在堂兄弟無故身其康強老而不衰良田廣宅協長統之言閒居事親窮安仁之樂有陶徵士之逸而無其酷貧有榮啓期之壽而多孫子雖少炎炎隆隆之勢其受享已多而取之天者亦已腴矣里人有乞福於帝者帝曰若欲極富與極貴乎曰不願也曰然則何願曰不願富願得中人之產以養生不

願貴願得百石之祿以逮親清安無事壽至百歲野人之所需也帝乃大笑曰富貴任君取若此乃上界仙都之夢吾不許也凡極富貴與極安樂壽考人所不得兼而天之所不能忘也今君居富貴之中而又享安樂壽考之福非有隱德孰能堪之予以謂寅山翁與君皆當百歲無疑也凡人稱人百歲者皆訛翁九十二視聽不衰君七十如五十許人以天道人事考之皆不百歲不止者君聞之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士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郭椒倍之有別館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蕭寂多溪刻甃牖之子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生歲以其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鵠倉諸公當于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卽而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跕跕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卽以爲過少遊矣然年老貪功不置觀其矯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叔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晏笑而

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仕宦苦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予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真天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第不知如侄輩者。何時得擲却經牛事。奉杖履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牽入中堂。痛飲達旦。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遊武昌。與西陵丘長孺等。結文酒之歡。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方分韻賦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奔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下馬入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論風生。諸詞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當。予謂長孺曰。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交于南華。且習熟其人大約。倜儻自好。雖操奇羸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家世溫厚而鄙爲纖嗇。念愛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酒聽歌。調馬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蓋自有生以來。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予自念。寢人子。終日伊吾。志愛豪華。不得少行其胸臆。

私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復相聞經諸升沉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今年結蘭若於玉泉偶南華小阮道甫顧予山齋乃訊及南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芬歸依安養依然道人行徑矣予歎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如弈碁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卽非佳結局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絕美色口絕美味彼皆境緣不合而不得不舍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又如水之遇逆已久則其瀑流也必甚惟豪華之子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一厭永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彊蕪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菜妻白首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福不可多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世累忙不知辦道亦無暇辦道至老粹枯何足欣慕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隉有少分別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一言予曰予所與君言者足矣卽次其語以祝

壽大姊五十序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修。差長姊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輸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崗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於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崗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有於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修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予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祖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妗子輩。戴珠佩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爲唾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屏益之。

太初喜置田畔之田。贏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簪裙無難色。後園課減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鬪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胡盧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又畏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冀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益其贊。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尙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卽謀置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尙跋踤。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闔

闔取酒脯鳧鯉爲歡笑。姊固聞道者亦欣然享田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覓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於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慳於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壽裕吾鄒公偕元配張孺人七十序

自東越揭良知以開天下學者若披雲見日矣。而數傳後始有借解悟之說。以恣其無町畦之行者。曾不知真見真修。如車轂鳥翼。如凌雲之臺。不可累黍。有輕重也。昔之專言修者。病在執糠粕遺神理。以影爲月。以礫爲珠。不得千聖易簡直捷之宗。同于冥行。而後之專言悟者。執其圓通無礙之理。以盡棄其檢押。至于今日猶可謂碧落碑無膺本耶。至空疎也。而目考亭爲支離至放逸也。而鄙正叔爲木偶弊亦甚矣。自非二三大儒持躬行實踐以求之。將安所極。不肖麤聞道久而見專言知者之遺行深有慨於心。故每見篤行君子輒神羨而力跂之。若吾鄉裕吾鄒公真可謂人倫之師表也矣。公生而沉雅藏穎于樸祖莊簡而父雲岑公年八歲出爲伯父銅仁君後積習名教之餘不作綺紈子態。日下帷誦讀漂麥流粟莫喻其專先生雖極。

博乎。非聖之書有戒。日取關閩濂洛之微言。細研求之。如是者有年。以爲學道而不實體之人倫物理之間。猶能言之鸚鵡耳。故兢兢乎大德小物。不敢失尺寸。自其少時。依依銅仁君膝下。以色養銅仁君。忘其無子。奉諱後。竭力事雲岑公。雲岑公蘭玉茁起。而公於其間。鎮以冲和。倡兄弟以讓。嘗嘆曰。胡越可相穆。况于同生。公居半所行。無顯微。一乘律度。曉暢古今禮制。酌而遵之中。繩合墨。尤於語言爲兢兢。終其身不爲雌黃之詞。與人言溫然。惟恐傷之。于于平不見有喜慍之色。蓋寘身珪璋。不受物之溫凜。而盡泯圭角。飲和醉醇。無自賢自聖之習。故一鄉莊而愛焉。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之服。而公曰。情所不容已。禮之所開也。吾豈源麋竹而生空桑者。且肅皇懿訓。獨非功令耶。蓋公有名諸生。閒已久。科第可唾。取履守制人。或淹驚人之鳴。爲公惜。而公志期必伸。先後處苦塊者十餘年。其至性如此。公潛心經術已久。發爲文章。深厚爾雅。而受詔于時目。竟蹶一第。次且膠庠。間久之。應貢額人。尙有競之者。公夷然以不競處之。筮仕爲司訓。徘徊淑浦澧陽間。不敢厭薄其官。切切以淑士作人爲志。雖邇來師道日衰。而公力維之。于宴人子。不惟却其贊。而且恤其緩急。所入俸至涼薄。猶捐而飭學宮之闕。若文昌閣名宦。鄉賢之頽者。皆一新之。夫以公之學。而僅見於一校。誠爲可惜。然使公得主張世道。其所顯設何異。此則謂公爲大有用之儒。亦可。公淳心藻修己。爲里中耆舊。而所遭逢又奇。元配